

《易傳·繫辭上傳》

第一章

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。動靜有常，剛柔斷矣。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，吉凶生矣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變化見矣。

天尊貴在上，地卑微在下，《易經》中乾為天為高為陽，坤為地為低為陰的象徵就定了。天地間萬事萬物莫不由卑下以至高大，雜然並陳，《易經》中六爻貴賤的位置，亦依序而排定了。天地間萬事萬物動極必靜，靜極必動，動靜有一定的常態，《易經》中陽剛陰柔，陽極生陰，陰極生陽的道理也就由是斷定，斷然可知了。天下人各以其道而以類相聚，物各以其群而以類相分，同於君子同於善的事物則吉，同於小人同於惡的事類，則凶就產生了。在天成就日月星辰晝夜晦冥的現象，在地成就山川河嶽動植高下諸般的形態，而人世間萬事萬物錯綜複雜的變化，由是可以明顯的看到了。所以宇宙間，

是故剛柔相摩，八卦相盪。

陰陽二性不停地切摩變化，八卦所代表的八種天地間的八個基本物象，不停地相與鼓動變化，由是產生了宇宙萬有。

鼓之以雷霆，潤之以風雨，日月運行，一寒一暑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

比如說，以雷霆之氣，鼓動萬物的生機，以風雨疏散潤澤萬物的氣機，日月的運行就構成了人間的晝夜寒暑，乾為天為父為陽，是構成男性的象徵，坤為地為母為陰，是構成女性的象徵。

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。

乾為天，代表時間，故知天地之大始；坤為地代表空間，故能作成萬物。

乾以易知，坤以簡能。

乾為天昭然運行於上而晝夜攸分，是容易讓人了解的，坤為地渾然化為萬物，是以簡易為其功能的。

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。易知則有親，易從則有功。有親則可久，有功則可大。可久則賢人之德，可大則賢人之業。

容易則易於知解，簡易則容易遵從。容易使人了解則有人親附，容易遵從，則行之有功。有人親附則可以長久，有能成功則可以創造偉大的事業。可以長久的，是賢人的德澤；可以成為偉大的，是賢人的事業。

易簡，而天下矣之理矣；天下之理得，而成位乎其中矣。

《易經》的道理即是如此簡易，而能包含天下的道理，能了知天下的道理，則能與天地同參，而成就不朽的名位了。

第二章

聖人設卦觀象，繫辭焉而明吉凶，剛柔相推而生變化。

聖人觀察宇宙間萬事萬物的現象而設置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以規範之，復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下各系以吉凶悔吝及有關卦爻象之文辭，而使人明白吉凶的趨向，《易經》中陽剛陰柔相與切摩推盪，而產生變化。

是故，吉凶者，失得之象也。悔吝者，憂虞之象也。變化者，進退之象也。剛柔者，晝夜之象也。六爻之動，三極之道也。所以《易經》中有「吉凶」，是成功或失敗的現象。「悔吝」，是表示有憂慮顧慮的現象。「變化」，是前進或後退的現象。「剛柔」，即是晝夜，夜盡晝來，晝盡夜來的現象。六爻的動態，就是天地人才的道理。

是故，君子所居而安者，易之序也。所樂而玩者，爻之辭也。是故，君子居則觀其象，而玩其辭；動則觀其變，而玩其占。是故自天佑之，吉無不利。

所以君子平居之時，能心安理得，這是因為能法象《易經》的文辭呀。所以君子平居之時就觀察易象而探索玩味它的文辭；一有行動，則觀察《易經》的變化，而玩味占筮的吉凶。所以能如大有卦上九爻辭所說：「從上天祐助之，完全的吉而沒有不利的。」

第三章

彖者，言乎象者也。爻者，言乎變者也。吉凶者，言乎其失得也。悔吝者，言乎其小疵也。無咎者，善補過也。

「彖辭」是解釋全卦的道理現象的。「爻辭」是說明每一爻的變化的。「吉凶」是說明其成功或失敗的。「悔吝」是說明其小有弊病與過錯的。「無咎」是要人善於補救其過失的意思。

是故，列貴賤者，存乎位。齊小大者，存乎卦。辯吉凶者，存乎辭。憂悔吝者，存乎介。震無咎者，存乎悔。是故，卦有小大，辭有險易。辭也者，也各指其所之。

所以分出六爻貴賤的，就在於它所居的位置而定。齊一各卦所包含事理的大小，則在於各卦的卦象而知。辨別吉凶的，就在各卦各爻的文辭而知。憂慮於悔吝之來臨者，則在於吉凶禍福義利善惡幾微之間，謹慎小心。能從「無咎」之中變動而吉者，則在於能悔改。所以卦有小有大，小象徵其陰，大象徵其陽，卦爻之辭也有極危險的，如剝（䷖）則（yù）征凶，也有極平易的，如利見大人，利涉大川。各卦爻之辭，皆各指各卦各爻之意旨趨向。

第四章

易與天地准，故能彌綸天地之道。

易理準則於天地，所以能包括統貫天地間一切的道理。

仰以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。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。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

上則觀察天上日月星辰的文采，下則觀察大地山河動植的理則，所以知道晝夜光明幽晦的道理。追原萬事萬物的始終，故知死生終始循環的道理。精神氣質合則構成萬物，靈魂是生命的泉源，它是隨著生老病死而變化的，由是我們可以探知鬼神的情態。

與天地相似，故不違。知周乎萬物，而道濟天下，故不過。旁行而不流，樂天知命，故不憂。安土敦乎仁，故能愛。

《易》與天地之道相似，故不違背。能周知萬物的情態，而其道義足以匡濟天下，故能致用而不超過。能遍行天下而未有流弊，通易道者能樂行天道之所當然，知天命之造化，故無憂。安於所處之境，而敦行仁道，故能泛愛天下。

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，故神無方而易無體。

能範圍包括天地一切的變化，而不會有過失；能微曲成全萬物，而不會有遺漏；能通明於晝夜、陰陽的道理，而盡知其道。所以神的奧妙難測，是無方所可推求的；易理的周知宇宙，也不可以一曲之體討論的。

第五章

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

一陰一陽的相反相生，運轉不息，為宇宙萬事萬物盛衰存亡的根本，這就是道。繼續陰陽之道而產生宇宙萬事萬物的就是善，成就萬事萬物的是天命之性，亦即道德之義。

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，百姓日用不知；故君子之道鮮矣！

有仁德的人見此性此道，即認為是仁，聰明的人體察此性此道，就認為是智。百姓日常受用，遵循此道此性而各遂其生，而不知曉，所以君子之道能含蓋萬有，為萬物之根，而知之者卻很少呀！

顯諸仁，藏諸用，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，盛德大業至矣哉！
君子之道（即易道）顯現之仁道，是可以見之於實行的。蘊藏之以致用，是可以舍之則藏的。能鼓動萬物的生機，而不與得天子之位的聖人同其憂思，可以樹立盛明的德行，偉大的事業是多麼的完美呀！

富有之謂大業，日新之謂盛德。

學問德行乃至天下萬事萬物的具足富有，就是偉大的事業了，日新又新，就具足了盛明的德行了。

生生之謂易，成象之謂乾，效法之謂坤，極數知來之謂占，通變之謂事，陰陽不測之謂神。

生生不息，變化前進不已，就是「易」，成就現象就是「乾」，效法而行就是「坤」，極盡數術的推演，知道將來的變化就是「占」，通達變化之道，就是「事」，能運用陰陽之道，至神奇奧妙，變化莫測的，就是「神」。

第六章

夫易，廣矣大矣！以言乎遠，則不御；以言乎邇，則靜而正；以言乎天地之間，則備矣！

易道真是廣大呀，以論說其遠，則無所止息；說到其近處，則很文靜而又端端正正地放在我們面前；以談論於天地之間，就具足了一切萬事萬物的道理了。

夫乾，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，是以大生焉。夫坤，其靜也翕，其動也辟，是以廣生焉。

乾六畫皆陽，純陽剛健，當它靜而不變之時，則專一而無他；當它動而變化之時，則直遂而不撓，所以廣大的宇宙持此產生。坤卦六畫都是陰，柔順敦厚，當它靜而不變之時，則收斂深藏；當它動而變化的時候，則廣開展布，所以廣大的萬物皆由是產生。易理的廣大，配合天地；變化通達，配合四時；陰陽之理，配合日月，易簡的至善，配最高的德性。

第七章

子曰：「易其至矣乎！」夫易，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。知崇禮卑，崇效天，卑法地，天地設位，而易行乎其中矣。成性存存，道義之門。

孔子說：《易經》的道理，是最偉大的呀，《易經》正是聖人用以崇高道德、廣大事業的呀。知慧要求到崇高而後止，禮節則自謙卑入手，崇高效法天道，謙卑效法地道。天地既設位，《易經》之道也就行於天地之間了。成就此崇高廣大的善性，當不停地蘊存之，存養之，這就是道義所由產生的門戶了。

第八章

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，而擬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謂之象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，而觀其會通，以行其禮。繫辭焉，以斷其吉凶；是故謂之爻。

聖人見天下萬事萬物的繁雜，因而擬測萬事萬物的形態，而歸納為八個基本卦，以象徵萬事萬物所適宜的物象，所以叫做「象」。聖人見天下一切動作營為的千變萬化，而觀察其可以會而通之道，製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以顯現一切動作營為的常體，複合系之以辭，而斷定它的吉凶，因此就成為「爻」。

言天下之至賾，而不可惡也。言天下之至動，而不可亂也。擬之而後言，議之而後動，擬議以成其變化。

有了八卦所代表萬事萬物的象徵，故天下最繁雜的萬事萬物，也不致嫌其厭惡了。有了三百八十四爻以擬像天下一切的動作營為，故天下最動盪不安的事情，觀察易爻，也不

致繁亂了。八卦之象，三百八十四爻之辭既是從擬議而得，吾人於人世間處事應物亦當擬測揆度之後，才可發為言論，議論探討周詳後，方可有所動作，言行能如此擬測揆度、議論探討，斯能成就變化如神的事業。

「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之，我有好爵，吾與爾靡之。」子曰：「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，善則千里之外應之，況其邇者乎？居其室，出其言，不善千里之外違之，況其邇乎？言出乎身，加乎民；行發乎遠；言行君子之樞機，樞機之發，榮辱之主也。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，可不慎乎？」

中孚九二的爻辭說：「鶴鳴於陰暗之處，其子即能和聲響應，我有好的爵位，我將與你共同治理。」孔子申論之云：「君子住在家裡，發出善美的言論，則千里之外的人也會聞風響應興起，何況是接近他的人呢？如發出不善的言論，則千里之外的人也會違背他，而不以為是，**關鍵的發起，是光榮或受辱的主宰。言行正是君子**

感動天地之由，可以不謹慎嗎？」何況是接近他的人呢？言語是從本身發出，而能影響於百姓，行為是從近處著手，而顯現於遠處。言行是君子的關鍵要樞，

「同人，先號咷而後笑。」子曰：「君子之道，或出或處，或默或語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；同心之言，其臭如蘭。」

「同人九五，在居尊得位，在天下和同之先，本有艱難，故號咷大哭，以至誠感人，終至天下和同，故後快樂而笑。」孔子申論之，言：「君子之道，或出而服務天下，或隱處而獨善其身，或沉默，或言語，如二人同心，其鋒利足斷堅硬的金屬。同心的意思，是說二人精誠團結，心意齊同，其氣味的相投。猶如蘭蕙的芳薰。」

「初六，藉用白茅，無咎。」子曰：「苟錯諸地而可矣；藉之用茅，何咎之有？慎之至也。夫茅之為物薄，而用可重也。慎斯術也以往，其無所失矣。」

「大過初六謂：藉用白茅承墊祭祀品，這是無咎的。」孔子申論之言：「祭祀品如放置於地上即可以了，而又承墊之以白茅，又何有災咎呢？是謹慎到極點了呀。茅草之為物本來很纖薄不貴重的呀，而可用於承墊祭祀品，則其用處很重大的了。人如能以此謹慎之道以行，必能無所錯失了。」

「勞謙。君子有終，吉。」子曰：「勞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德，厚之至也，語以其功下人者也。德言盛，禮言恭，謙也者，致恭以存其位者也。」

謙卦九三說：「勞苦功高而又謙虛的君子，最終是吉利的。」孔子說：「有功勞而不誇耀，有功績而不自以為德，是敦厚到極點了。是說以其功勞猶謙下於人呀。德是稱其有盛明的德行，禮是說其恭敬，謙虛就是表現恭敬以保存他的職位的了。」

「亢龍有悔。」子曰：「貴而無位，高而無民，賢人在下位而無輔，是以動而有悔也。」

本卦的爻位到了上九，以六爻的爻位而言，已位至極點，再無更高的位置可占，孤高在上，猶如一條乘雲升高的龍，它升到了最亢、最乾淨的地方，四顧茫然，既無再上進的位置，又不能下降，所以它反而有了憂鬱悔悶了。

「不出戶庭，無咎。」子曰：「亂之所生也，則言語以為階。君不密，則失臣；臣不密，則失身；幾事不密，則害成；是以君子慎密而不也也。」

節卦初九謂：「不出門庭，是沒有災咎的。」孔子說：「擾亂的生起，是言語以為階梯，國君不保密，則失去臣子。臣子不保密，則失去身命，機密的事情不保密，則造成災害。所以君子是謹慎守密而不泄漏機密呀。」

子曰：「作易者其知盜乎？易曰：『負且乘，致寇至。』負也者，小人之事也；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盜思奪矣！上慢下暴，

盜思伐之矣！慢藏誨盜，冶容誨淫，易曰：『負且乘，致寇至。』盜之招也。」

孔子說：「作《易經》的人，大概知道盜之所起吧？《易經》解卦六三說：『背負著東西，又且乘在車上，勢必招致盜寇的來臨呀。』負著東西，本是小人之事，乘的車子，本是君子治國平天下乘坐的器具，今小人而竊乘君子的器具，必無能匡濟，大盜必思強奪它了。君上傲慢，臣下暴斂，大盜必思侵犯其國了。漫藏財富，就教誨盜寇的偷盜，女人妖冶其容貌，必招壞人之淫辱。《易經》說：『負且乘，致寇至。』原是說自己招致寇盜之意呀。」

第九章

天一地二，天三地四，天五地六，天七地八，天九地十。天數五，地數五，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天數二十有五，地數三十，凡天地之數，五十有五，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。

大演天地之數以卜筮，是用五十根蓍草，（無則用竹代之，一加至十減五行為五十。）其用唯四十九根而已。（留一不用，放會袋中以象太極。）任意分為二堆以象兩儀，從右手堆中取一根掛於左手小指無名指間以象三才，以四根四根分之，以象四時的運行，先以右手取左手的蓍草，以四根四根數之，將其餘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，掛於無名指與中指間，以象農曆的三年一閏，再以左手取右手堆的蓍草用四四分之，將其餘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，掛於中指與食指間，以象農曆的五年兩閏。如是將掛於左手的蓍草取出，非五即九，即成一變，是謂再扚而後掛。

大衍之數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，分而為二，以象兩，掛一以象三，揲之，以四以象四時，歸奇於扚，以象閏，五歲再閏，故再扚而後掛。

天即陽，地即陰，陽數奇，即一三五七九，陰數為偶，即二四六八十。陰陽之數各有五個，五個奇數五個偶數各相參合，陽數共有廿五，陰數共有三十。陰陽之數合之共有五

十有五，如是陰陽十位之數，推而大之。可至百京兆億，推而小之，可至絲毫釐撮，這就是易道所以成就變化，而推算的神妙莫測如鬼神了。

乾之策，二百一十有六。坤之策，百四十有四。凡三百有六十，當期之日。二篇之策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，當萬物之數也。

乾為陽，策即推算蓍草的根數，陽數九，以四時乘之為卅六，再以六爻乘之為二百一十六。坤為陰，陰數六，以四時乘之為廿四，再以六爻乘之為一百四十四。二策相加凡三百六十，相當於一年的日數。《易經》上下二篇六十四卦，共有三百八十四爻，陰陽各一百九十二，以陽數卅六，陰數廿四，各乘以一百九十二而加之，總計得一萬一千五百二十，相當於萬物的數字。

是故，四營而成易，十有八變而成卦，八卦而小成。引而伸之，觸類而長之，天下之能事畢矣。

所以「揲之以四」去營求，而構成《易》筮數的變化，三變而成一爻，卦有六爻，十八變即筮成一卦，聖人作《易》畫八卦以括萬事萬物之象，僅為小成而已。引而伸之，順其類而推求之，增長之，即構成六十卦，三百八十四爻，方作成一部《易經》，天下的能事皆盡在此《易經》之中了。

顯道神德行，是故可與酬酢，可與佑神矣。子曰：「知變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為乎！」

故《易經》可使道術顯明於天下，使德行神妙莫測，所以可以應酬於人間之世，而如獲得神明的祐助了。孔子說：「了解《易經》的變化道理的人，豈不就能知道神的所作所為了嗎！」

第十章

是有聖人之道四焉，以言者尚其辭，以動者尚其變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。

《易經》有聖人之道四，即辭變象占。以《易經》來談論的人則崇尚《易》辭，以動作營為的人則崇尚《易》之變化，以製造器具的人則崇尚《易》象，以筮卦的人則崇尚《易》占。

是以君主子將以有為也，將以有行也，問焉而以言，其受命也如響，無有遠近幽深，遂知來物。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與於此。

所以君子將有作為，將行動的時候，探問於《易》以筮卦，而《易》即以其六十四爻當中的吉辭應答，即筮得吉凶之辭，則受易道之指引，如響之應聲。無論遠近幽深，吾人藉《易》之占筮，終於知解將來事物的變化，非天下最精深者，誰能如此呢？

參伍以變，錯綜其數，通其變，遂成天地之文；極其數，遂定天下之象。非天下之致變，其孰能與於此。

三才五行或陰陽之數參合五位的變化，錯綜其數字的推演，通達它的變化，終於成就陰陽之數的神妙，而《易》中陰陽卦爻的文辭也由此可以推知了。極盡數字的變化，遂能肇定天下的物象，非天下最神奇變化的，誰能如此呢？

易無思也，無為也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與於此。

《易經》本身是沒有思慮的，是沒有作為的，是很安祥寂靜不動的，人若能感發興起而運用之，終能通達天下一切的故事，如非天下最神奇美妙的，誰能如此呢？。

夫易，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。

《易經》是聖人極盡幽深，研究神機莫測的一門大學問。

惟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；惟幾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務；惟神也，故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子曰：「易有聖人之道四焉」者，此之謂也。

正唯它的幽深，故能通達天下人的心志，正唯它的神機莫測，故能成就天下的一切事務，正唯它的神妙，所以似不見其急速，而自然快速，似不見其行，而能到達。孔子說：「《易》有聖人之道四焉」者，就是指此而言的。

第十一章

子曰：「夫易何為者也？夫易開物成務，冒天下之道，如斯而已者也。是故，聖人以通天下之志，以定天下之業，以斷天下之疑。」

孔子說：「易經是作什麼的呀？《易經》即是開創萬物成就事務，包括天下一切道理，如此而已的一門學問呀。所以聖人以《易》通達天下一切人的心志，以《易》肇定天下的事業，並以之決斷天下一切的嫌疑。」

是故，蓍之德，圓而神；卦之德，方以知；六爻之義，易以貢。聖人以此洗心，退藏於密，吉凶與民同患。神以知來，知以藏往，其孰能與於此哉！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？

所以蓍草占筮用四十九根，其德性是圓通而神妙，六十四卦的德性是方正而有睿智，每卦皆有六爻，其意是很簡易而貢獻在我們面前的。聖人以此洗滌修煉之心（或解先知天下之心），退藏於深秘之處，吉凶與百姓同其憂患。《易經》之神妙足以知道將來變化之理，其智慧足以儲藏既往的知識經驗。誰能參贊於此呢？唯有古之聰明深智，神武而不嗜殺人能如此而已。

是以，明於天之道，而察於民之故，是與神物以前民用。聖人以此齋戒，以神明其德夫！

所以明白天的道理，而復能觀察百姓的事故，是以天地興起蓍草的神妙之物，以為民前用，使趨吉避凶於未做事之前。聖人以此齋戒其心，以神明他德業的幽深吧！

是故，闔戶謂之坤；闢戶謂之乾；一闔一闢謂之變；往來不窮謂之通；見乃謂之象；形乃謂之器；制而用之，謂之法；利用出入，民咸用之，謂之神。

《易》之陰陽變通象器法神八者之理，隨處可見，比如以門戶比喻，闢起門戶來則疏暢而光明。此即謂之「乾」；一關一開，相續不窮，就叫做「變」；一開一關使人們可以自由自在的出入往來，未有窮盡，就叫做「通」；顯現於外面，有物象可觀，就叫做「象」；表現於器用，有尺度的大小，合於規矩方圓的形狀，就叫做「器」；制定屋宇之時，即用門戶以出入，有法度可尋，就叫做「法」；利用它來出出入入，往來不窮，百姓常常利用它而不知，就叫做「神」。

是故，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業。

所以《易經》之原始有太極，太極即陰陽未生渾茫廣大之氣，太極變而產生天地，是謂兩儀；兩儀變而產生金木水火，是謂四象；四象變而生生天地水火風雷山澤，是謂乾坤

坎離巽震艮兌八卦；由此八卦相重而產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以含蓋宇宙萬象，而系之以辭用斷吉凶，因此有了《易經》；遵循《易經》之道即能趨吉避凶，而造成偉大的事業。

是故，法象莫大乎天地；變通莫大乎四時；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；崇高莫大乎富貴；備物致用，立成器以為天下利，莫大乎聖人；探賾索隱，鈎深致遠，以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，莫大乎蓍龜。

所以可以使人取法的現象，沒有比天地更大的了；窮則變，變則通的，沒有比四時更大的了。懸掛物象，顯著光明，照耀天下的，沒有比日月更大的了；崇高的事業，沒有比富而且貴更大的了；具備器物，以適人類的適用，設立完成許多器具以利益天下的，沒有比聖人更偉大的了；探求繁雜的物象，索求幽隱的事理，鈎求深遠的道術，使人獲致遠大的前途，以決定天下的吉凶，成就天下勤勉的事業的，沒有比卜筮所用的「蓍草」和「龜甲」更偉大的了。

是故，天生神物，聖人執之。天地變化，聖人效之。天垂象，見吉凶，聖人象之。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易有四象，所以示也。繫辭焉，所以告也。定之以吉凶，所以斷也。

所以天生蓍草和龜的神物，聖人就取用它以作卜筮為人所取法。天地的變化，聖人就效法它。天垂示物象，現出吉凶的徵兆，聖人就取法它。黃河有龍馬負圖，洛水有神龜負書的祥瑞徵兆，聖人於是效法它，運用它。《易》有以上「神物、變化。天象、河圖洛書」的四象，所以啟示智慧的泉源而作成《易經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。又系之以文辭，所以告訴我們智慧的哲理。復定之以吉凶的徵兆，所以斷定人事的吉凶禍福，而教人趨吉避凶，赴善就福，而遠離災殃呀。

第十二章

易曰：「自天佑之，吉無不利。」子曰：「佑者助也。天之所助者，順也；人之所助者，信也。履信思乎順，又以尚賢也。是以自天佑之，吉無不利也。」

《易經》大有上九爻辭言：「從上天獲得祐助，完全吉而無不利。」孔子說：「祐是扶助的意思，上天所扶助的是能順大道的規範的人。人們所扶助的是篤守誠信的人，履守誠信，而思處處合順於大道的規範，又能崇尚賢能的人，所以猶如從上天祐助他，如是完全吉利而沒有不吉利的了。」

子曰：「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；然則聖人之意，其不可見乎？」子曰：「聖人立象以盡意，設卦以盡情偽，繫辭焉以盡其言，變而通之以盡利，鼓之舞之以盡神。」

孔子說：「書是不能完全表達作者是要講的話的，言語是不能表達我們的心意的，那麼聖人的心意，難道就不能被了解了嗎？」孔子說：「聖人樹立象數的規範，以竭盡未能完全表達的心意，使人因象以悟其心意，設置六十四卦以竭盡宇宙萬事萬物的情態，復

系之以文辭，以盡其所未能表達的言語，又變而通之，以盡其利，鼓勵之，激揚之，以盡神奇奧妙的能事。」

乾坤其易之緼邪？乾坤成列，而易立乎其中矣。乾坤毀，則無以見易；易不可見，則乾坤或幾乎息矣。

乾坤也就是天地，它是《易經》的精蘊呀，乾坤既成列於上下，《易經》的道理也就肇定於其中了。如果乾坤毀滅的話，則沒有辦法見到《易經》的道理了，《易經》的道理不可被知解的話，則天地乾坤之道也幾乎要息滅了。

是故，形而上者謂之道；形而下者謂之器；化而裁之謂之變；推而行之謂之通；舉而錯之天下之民，謂之事業。

所以在形器之上，無形體度量，抽象不可形而為萬物，所共由者，就叫做「道」；在形體之下，有形體可尋，是具體之物，就叫做「器」；將形上之道、形下之器，變化而裁製之以致用，就叫做「變」；推而發揮之，擴充之以實行於天下，謂之「通」；舉而設施安置於天下的百姓，就叫做「事業」。

是故，夫象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，而擬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謂之象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，而觀其會通，以行其典禮，繫辭焉，以斷其吉凶，是故謂之爻。極天下之賾者，存乎卦；鼓天下之動者，存乎辭；化而裁之，存乎變；推而行之，存乎通；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；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

所以《易經》所謂象，乃因聖人見天下萬事萬物的繁雜，而擬測其形態的種類，象徵其物象的適宜，因此謂之「象」。聖人見天下一切動作營為的眾多，而觀察它可以會而通之之道，以制定其經常的規範，訂成三百八十四種動態的指規，又系以文辭，以斷定它的吉凶，所以謂之「爻」。極盡天下繁雜的物象的，在於「六十四卦」；鼓動天下的動作營為的，在乎「爻辭」；變化而裁製之，在乎「變」；發揮而推行之，在於「通」；明其神奇奧妙之道，在乎其人的運用；默默的而成就其事業，不形之以言，而天下皆能相信，則在於德行的深厚。

《易傳·繫辭下傳》

第一章

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。因而重之，爻在其中矣。剛柔相推，變在其中矣。繫辭焉而命之，動在其中矣。

八卦之中，乾坤相對，震與巽相對，離與坎相對，兌與艮相對，八卦對待成列，舉凡天地間兩兩相重，成為六位的卦，以應事實的需要，因而八八六十四卦、三百六十四爻，都在其中了。陰陽兩爻，遞相推移，宇宙間的千變萬化，都在其中了。各卦各爻，聖人都系以文辭，分別指出吉凶的徵兆，於是人間所有的動作營為，和趨吉避凶的道理，都在其中了。

吉凶者，貞勝者也。天地之道，貞觀者也。日月之道，貞明者也。天下之動，貞夫一者也。

人事之間，所以有吉凶悔吝的產生，是由於動作營為的結果。陰陽兩爻，是設立卦象以推演宇宙間萬事萬物的根本。推移變通，正是所以趨向於真理或時機的變化的。時機雖

有吉有凶，但我們處在吉利或兇險時，必須安常守正，才可穩操勝算，立於不敗之地。人事如此，宇宙自然亦復如此，皆以「守正」為前題，所以天地的道理，以正而觀照萬物。日月的道理，以正而光明，普照萬物，都公正無私，使萬物各遂其生，各得其所。天下一切的動作營為，都是歸於端正專一，精誠無欲，才能有成就。

夫乾，確然示人易矣。夫坤，賾然示人簡矣。爻也者，效此者也。象也者，像此者也。

乾道造化自然，很剛健的昭示眾人，是非常的平易而容易知道呀。坤道是順應乾道而開務成物，很柔順地昭示眾人的道理，是非常簡易的呀。聖人製作卦爻，便是效法乾坤簡易的理則而作的。卦象的設立，亦是仿乾坤簡易的形跡而設立的。

爻象動乎內，吉凶見乎外，功業見乎變，聖人之情見乎辭。

卦爻卦象先有變化於內，遂依象釋理，吉凶之真象就表現於外了。進而裁製機宜，導致功業的成就，就表現於聰智的變化。聖人崇德廣業、仁民愛物的言行，在卦辭爻辭中記載得很清楚。

天地之大德曰生，聖人之大寶曰位。何以守位曰仁。何以聚人曰財。理財正辭，禁民為非曰義。

天地之大德，在於使萬物生生不息，聖人之大寶，在於有崇高地位。如何守著職位呢？那就要靠仁愛的道德了。如何招致人群呢？那就要有財物。調理財務，端正言行，禁止老百姓為非作歹，就是道義所應做的。

第二章

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，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

古時包犧氏的治理天下，上則觀察天上日月星辰的現象，下則觀察大地高下卑顯種種的法則，又觀察鳥獸羽毛的文采，和山川水土的地利，近的就取象於人的一身，遠的就取象於宇宙萬物，於是創作出八卦，以融會貫通神明的德性，參贊天地的化育，以比類萬物的情狀。

作結繩而為網罟，以佃以漁，蓋取諸離。

編繩結網，做為捕捉魚、鳥的工具，以獵獸捕魚，是取象於離卦的。離中虛，像孔眼，又離為目，有網罟的象徵。

· 包犧氏沒，神農氏作，斲木為耜，揉木為耒，耒耨之利，以教天下，蓋取諸益。

包犧氏死後（數百年），神農氏興起，砍削樹木做成犁頭，曲轉木材為犁柄，以便耕種和除草，創作許多耕作器具，教導人民，使天下增加糧食，是取象於益卦。

日中為市，致天下之貨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蓋取諸噬嗑。規定中午為買賣時間，招致天下的人們，聚集天下的貨物，互相交換所需要的貨物，滿足各人的需要，其取象於噬嗑卦的。

神農氏沒，黃帝、堯、舜氏作，通其變，使民不倦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。易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是以自天佑之，吉無不利，黃帝、堯、舜，垂衣裳而天下治，蓋取諸乾坤。

神農氏死後（數百年），黃帝、堯、舜氏興起，由於社會的演進，日趨繁榮，舊日的典章文物制度，已不敷使用，所以黃帝、堯、舜諸古聖人先王，為了使人民過安定生活，因此，隨著時代而不斷改變，通達其變化，使百姓生活不致於死板，而產生厭倦的心思。易學的道理是窮極則變化，變化則通達，能通達，則能恆久。能循此變通的原則，何事不成？所以有如天助一般，當然吉無不利了。黃帝、堯、舜氏設立文物制度，百官分職，各盡其力，終致天下太平，以至於垂拱而治，無為而成。是取象於乾坤兩卦的現象。

剡木為舟，剡木為楫，舟楫之利，以濟不通，致遠以利天下，蓋取諸渙。

將木材鑿成舟船，削銳木頭做為船楫，使兩岸的人，能互相來來往往，且可航行至更遠的地方，便利天下人，是取象於渙卦的。

服牛乘馬，引重致遠，以利天下，蓋取諸隨。

征服了牛，乘著馬，用牛來拖載重物，用馬來奔馳遠地，以溝通有無，便利世人，是取象於隨卦。

重門擊柝，以待暴客，蓋取諸豫。

設置重門，擊柝巡夜，以防禦盜賊的侵入，是取象於豫卦的現象。

斷木為杵，掘地為臼，臼杵之利，萬民以濟，蓋取諸小過。

發明杵臼，以利民食，是取象於小過卦。

弦木為弧，剡木為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蓋取諸睽。

將柔韌的小木條做成繩索弓，把木材削成箭，用弓箭的利益，來威服天下，是取象於睽卦。

上古穴居而野處，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，上棟下宇，以待風雨，蓋取諸大壯。

上古時候，冬天則藏身洞穴，夏天則在野外居住，後世聖人，為了防止洪水猛獸的侵襲，遂教民建築宮室，上有棟樑，下有檐宇，以防禦風雨，是取象於大壯卦。

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葬之中野，不封不樹，喪期無數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，蓋取諸大過。

古時候的喪葬，用木材厚厚地堆在屍體上面，埋在荒野中，不設立墳墓，也不植樹，居喪沒有一定的期限。後世聖人，制定喪禮，換用棺槨以殯葬，是取象於大過卦。

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，百官以治，萬民以察，蓋取諸夬。

上古無文字，結繩以記事，以後不敷使用了，聖人便發明文書契據，百官也利於治理，萬民也賴於此書契，而有所稽察，不致於誤事，是取象於夬卦。

第三章

是故，易者象也。象也者，像也。

所以《易經》的內容，就是描述萬事萬物的形象。《易經》的卦象，就是用以擬效宇宙間萬事萬物的形象的。

彖者材也。爻也者，效天下之動也。是故，吉凶生，而悔吝著也。

彖此是解釋全卦的意義和結構，所以說，彖辭是代表一個卦的才德。每卦六個爻位的演變，都是仿效天下萬事萬物錯綜複雜的動態而產生的。具備了象彖爻，描述萬事萬物，因此事物的變動得失，吉凶就發生了，而細小疵病的悔恨，憂慮困擾的災吝，就由是而顯現出來了。

第四章

陽卦多陰，陰卦多陽，其故何也？陽卦奇，陰卦耦。其德行何也？陽一君而二民，君子之道也。陰二君而一民，小人之道也。

本來陽卦適宜陽爻居多，陰卦適宜多陰爻，為何現在反而相反，陽卦多陰，陰卦多陽呢？就以奇偶來說，陽卦以奇為主，例如震坎艮三卦為陽卦，都是一陽二陰，所以說，陰爻多於陽爻。陰卦以偶數為主，如巽離兌三卦為陰卦，都是二陽一陰，所以說，陽爻多於陰爻。震、坎、艮雖多陰爻，一奇為主，即為陽卦。巽、離、兌雖多陽爻，一耦為主，即為陰卦。陰陽兩卦，它們的德性，有什麼不同呢？就國家而論，一國不能有二君，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。陽卦象徵著眾多的臣民，擁護一位人君，團結一致，這是正人君子

的大道。反之，陰卦象徵著君多民少，這就要互相傾軋，以致天下大亂了，這是小人之道。

第五章

易曰：「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。」子曰：「天下何思何慮？天下同歸而殊途，一致而百慮，天下何思何慮？」

咸卦九四爻辭說：「思慮不能專一，因而有往來不定，憧憧萬端，存有各種思慮，他的朋黨也相率地、互相地遵從他的思想。」孔子說：「天下的事物，有何足以困擾憂慮的呢？天下同歸於一個目標，所走的途徑有不同。同歸於一個好的理想，有百種不同的思慮。」

「日往則月來，月往則日來，日月相推而明生焉。寒往則暑來，暑往則寒來，寒暑相推而歲成焉。往者屈也，來者信也，屈信相感而利生焉。」

宇宙自然的運行，循環不息，日月往來交替，因而有光明的出現。寒暑往來的交替，遂有春夏秋冬四時遞相推移的歲序。已往的事情，已經屈縮，將來的事情，即將伸展，屈縮伸張，互相交感而用，而利益的產生，也就在其中了。

「尺蠖之屈，以求信也。龍蛇之蟄，以存身也。精義入神，以致用也。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過此以往，未之或知也。窮神知化，德之盛也。」

屈行蟲把身子屈縮起來，正是養精蓄銳，等待時機的來臨，以求伸展行進的準備。龍蛇之類，嚴冬酷寒的時候在土洞裡冬眠，以保全它們的軀體。專精地研究精粹微妙的義理，到達神而化之的境界，則從心所欲，而不逾矩，也就可以學以致用了。利用易學所顯示的道理，而安洽其身，則可以隨遇而安，怡然自得，心廣體胖，以崇高吾人的德業。如超過以上易理所顯示的事情，則雖聖人，也不會知道的。至於專研宇宙無窮的奧妙，了解萬事萬物變化的原理，而默然和而化之，這是聖人道德功夫的極崇高了。

易曰：「困於石，據於蒺藜，入於其宮，不見其妻，凶。」子曰：「非所困而困焉，名必辱。非所據而據焉，身必危。既辱且危，死期將至，妻其可得見邪？」

困卦六三爻辭說：「前進則受困於堅硬的巨石，後退則又依據於多刺的蒺藜上面，異常痛苦。如此的進退失據，沒有歸宿，即使返家，也見不到自己的妻子，是多麼不利。」孔子說：「不是自己所應經歷的困境，卻為了慾望而受困，必遭致聲名俱裂的惡果。不是自己所應後退的據點，卻後退以安身，必遭致身家危殆的惡果。名辱身危，已步入死亡之境地，妻子那裡能見到呢？」

易曰：「公用射隼，於高墉之上，獲之無不利。」子曰：「隼者禽也，弓矢者器也，射之者人也。君子藏器於身，待時而動，何不利之有？動而不括，是以出而不獲。語成器而動者也。」

《易經》解卦上六的爻辭說：「王公出獵，登在高牆上瞄射鷹隼，一箭命中，象徵著無往不利。」孔子說：「隼是鷹鳥，弓矢是打獵的利器，能執弓而射中禽獸的是人。君子

蘊藏著弘大的才器在身上，等待時機的來臨，而有所動，還有什麼不利的呢？君子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，同理，有所行動時，決無閉結與障礙，精準無比，出外必有收穫。這就是平常已經蘊蓄結成了弘大的才器，然後再有所行動，是以出而有獲，無事不成。」

子曰：「小人不恥不仁，不畏不義，不見利不勸，不威不懲；小懲而大誡，此小人之福也。易曰：『履校滅趾，無咎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孔子說：「世上令人感到可恥可畏的是不仁不義，但小人卻不以不仁為恥，不怕背信棄義，甘心去做傷天害理的事情，純粹以利為義，無利益可得，就不知道勤勉向上，不用刑罰來恫嚇，就不知道害怕。能在犯小過之初，受了懲罰而知道處事要謹慎，就不至於釀成滔天大禍，實在是小小的幸運了。《易經》噬嗑卦初九爻辭上說：『最初犯有輕微刑罰的人，被加上腳鐐的刑具，將他的腳趾納入刑具里，把足趾都滅沒了，雖受刑，但過失尚小，能從此改過自新，也就無咎了。』」

「善不積，不足以成名；惡不積，不足以滅身。小人以小善為無益，而弗為也，故惡積而不可掩，罪大而不可解。」

善行不積累，就不足以成名於天下，罪惡不累積，也不足以自滅其身，小人做事，完全以利害關係為出發點，以為做出小小善事，不會得到什麼好處，便索性不去做了，以為做些小的差錯，無傷大體，便不改過，因此日積月累，罪惡便盈滿天下，以致無法掩蓋和不可解救的地步。

易曰：『履校滅耳，凶。』

《易經》噬嗑卦上九爻辭上說：「罪惡深重，刑具已負荷在頭部，兩耳都滅沒了，這是凶害達到了極點。」

子曰：「危者，安其位者也；亡者，保其存者也；亂者，有其治者也。是故，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亂；是以，身安而國家可保也。易曰：『其亡其亡，繫於苞桑。』」

孔子說：「凡是獲得危險的人，都是因為他先前安逸於他的職位上。滅亡的家國，是因為先前自以為國家可以長存的了。擾亂的國家，是因為先前自以為已經治好，而忽略荒殆，因此國家擾亂以致滅亡。所以君子必須居安思危，在安定的時候，不要忘記危險，倖存亡國的苦痛，治理的時候不忘禍亂的慘烈，以如此的謹慎之心，本身安定，國家可以常保。《易經》否卦九五爻辭上說：『它將危亡吧，將危亡吧？天下國家的治安，就好像維繫在叢生的芭桑一樣，是要常常戒慎警惕的呀。』」

子曰：「德薄而位尊，知小而謀大，力小而任重，鮮不及矣。」

孔子說：「德薄而身居尊位，才知狹小而圖謀大事，力量很小，卻擔當天下的重任，很少有不及於災禍的。」

易曰：『鼎折足，覆公餗，其形渥，凶。』

《易經》鼎卦九四爻辭上說：『鼎足折斷，傾覆了公爵的美食，象徵著傾覆家園，身遭刑辱，四非常凶害的。』這是說才力不足以勝任的危險啊！」

子曰：『知幾其神乎？君子上交不諂，下交不瀆，其知幾乎？幾者動之微，吉之先見者也。君子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。易曰：介于石，不終日，貞吉。介如石焉。寧用終日。斷可識矣。君子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剛，萬夫之望。』

孔子說：「能預先曉得幾微的事理，則將達到神妙的境界了吧？可說是神妙的人物了吧？君子對上決不諂媚阿諛，對下絕不傲慢，堅定立場，不致於受到危害的牽連，可說是位知道神機妙算的人了吧？幾是事情微妙的動機，能先見到吉利的徵兆的人吧，君子能見機未然，所以能夠把握時機的來臨而興起，而有所行動，不必等待以後。」

《易經》豫卦六二爻辭上說：「被堅硬的石頭所阻隔，不必等到整天才離開，要想到當下脫離此境，這時貞固而吉利的。」像被硬石所阻隔，應當機立斷而離開，何待終日？君子曉得事理的微妙，也知道事理的彰顯，知道柔弱的以面，也曉得剛強的一面，能通達而應變自如，就是萬眾所景仰的人物了。」孔子讚賞他的學生顏回說：「顏家的這位子弟，要算位知幾通達的君子了吧！有了過失，沒有自己不知道的，一經反省發覺以後，

立即改正，從此不再犯了。《易經》復卦初九爻辭上說：「迷途了，走到未遠的地方，即時回頭猛省，便不至於有太大的悔吝，經此警覺，則有大吉。」

子曰：顏氏之子，及殆庶幾乎。有不善未嘗不知。知之未嘗復行也。易曰：不遠復。无祇悔。元吉。

孔子說：年輕的顏回，距離聖賢差不多遠，有錯未嘗不知，知後從不復犯，易經云：迷失不遠，即知回頭，當無大悔恨，且大吉大利。

「天地氤氲，萬物化醇。男女構精，萬物化生。易曰：『三人行，則損一人；一人行，則得其友。』言致一也。」

天地二氣纏綿交密，互相會和，使萬物感應，精純完固。萬物之中，雌雄男女，形體交接，陰陽相感，遂得以生生不息。《易經》損卦六三上說：「三人同行，各有主張，行動

難以統一，勢必減損一人的成見，一人獨行，反而容易得到志同道合的友伴，同心協力，共患難，共甘苦。」是說理無二致力，天下的事理都歸於一致的呀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安其身而後動，易其心而後語，定其交而後求。君子修此三者，故全也。危以動，則民不與也；懼以語，則民不應也；無交而求，則民不與也。莫之與，則傷之者至矣。易曰：『莫益之，或擊之，立心勿恆，凶。』」

孔子說：「君子必先安定其身，然後才可以有所作為，心平氣和，然後說話，先以誠信待人，建立信譽，然後才可以對人有所要求，君子有了此三項基本修養，與人必能和睦相處，無所偏失。冒險的舉動，人們不會擁護你的。用言語去威懼人民，人民不會去響應的。誠信和恩惠尚未施於人民，竟要對人民有所徵發和要求，則人民不會理會贊助的。若無人贊助理會，則隨時有人會傷害你的。所以《易經》益卦上九爻辭上說：『沒有得人助益，有時也會遭人攻擊，立心不堅定恆久的人，有凶。』」

第六章

子曰：「乾坤其易之門邪？乾陽物也，坤陰物也。陰陽合德，而剛柔有體，以體天地之撰，以通神明之德。其稱名也，雜而不越。於稽其類，其衰世之意邪？」

「易理的變化，是從乾坤兩卦開始，像人們啟示門而出，乾坤相對，該是易理所從而出的兩扇門吧？乾為陽，坤為陰，陰陽的德性，相與配合，陽剛陰柔，剛柔有一定的體制，以體察天地間一切的撰作營為，以通達造化神明自然的德性。《易經》的稱述萬事萬物的名義，雖繁雜，但不超越事理。我們考察它創作的事類，大概是衰亂的時代所創的意象吧。」

子曰：「夫易，彰往而察來，而微顯闡幽，開而當名，辨物正言，斷辭則備矣。其稱名也小，其取類也大，其旨遠，其辭文，其言曲而中，其事肆而隱，因貳以濟民行，以明失得之報。」

《易經》是彰明以往的事跡，以體察未來事態的演變，而使細微的理則顯著，以闡發宇宙的奧秘。我們一打開《易經》來看，就可以看到每個卦爻有適當的名稱，明辨天下事物的形態，不至於混淆不清，如乾馬、坤牛，正確地指陳吉凶變化的道理，推斷文辭是吉，則明確地指出是吉象，反之，凶，則指出凶象，毫無偏差，可說所完備無缺的了。

《易經》文辭中所指物名，多似細小，但採取其中的旨意，卻很廣大，它的旨意非常深遠，它的文辭又非常文雅，它的言辭委屈婉轉，旁推側引，無不中理，它所敘述的事物，卻所非常地直截了當，放肆而毫無隱藏，但它的道理卻又深藏於其中，就因天地間相反相生，或行善而吉，或作惡而凶的道理，使以教導並濟助人民的行事，以明辨善惡雖非吉凶得失的報應。」

第七章

易之興也，其於中古乎？作易者，其有憂患乎？

《易經》的興起，大概所在中古時代吧？《易經》的作者，大概有憂患、艱難吧。

是故，履，德之基也；謙，德之柄也；復，德之本也；恆，德之固也；損，德之修也；益，德之裕也；困，德之辨也；井，德之地也；巽，德之制也。

所以履卦所教人行禮，它所建立德業之初基，為其根本。謙卦教人卑己尊人，虛心忍受，所道德的把柄。復卦教人除去物慾，教人從善，是德性的根本。恆卦是教人始終如一，恆久不已，它是道德穩固之所由。損卦是教人懲忿窒欲的道理，為修德的工夫。益卦教人遷善改過，使德性日益寬大。困卦教人窮困不亂，守著正道，是道德的分辨。並卦教人德澤似井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，以達到道德的地步。巽卦是教人因勢利導，是道德的制宜。

履，和而至；謙，尊而光；復，小而辨於物；恆，雜而不厭；損，先難而後易；益，長裕而不設；困，窮而通；井，居其所而遷；巽，稱而隱。

履與禮相通，能和順人情，處世和睦，是吾人立身行事所因應到的準則。謙虛待人，則益得他人敬仰，德業自然更加尊貴而光明。復卦微小的一陽位於群陰暗昧之下，但不為

五陰所掩沒，能於迷途未遠旋即回復，而辨別萬事萬物的是非善惡，事物與環境過於複雜，必使人引起厭倦，惟有恆心，才能克服一切，不為外物的複雜而厭倦，方有成功之日。損卦懲忿窒欲和克己復禮的功夫是修身的起步，是很艱難的，所以說「先難」。以後日久習慣成自然，便容易了。益卦進德修業，長久的增裕自身的德行而無須設防，故弄玄虛，以矇騙他人。在困境中，雖困窮然足以磨練身心，「困於心，衡於慮，然後作」，故能通。井雖是固定，但泉涌流通不息，日月遷徙而彌長新。巽順人理，因勢利導，隱而不露。

履，以和行；謙，以制禮；復，以自知；恆，以一德；損，以遠害；益，以興利；困，以寡怨；井，以辨義；巽，以行權。

履卦是教人以禮的實踐為基礎，而和順地去行事。謙卦是教人以禮自製，使性行巽順。復卦是教人反求諸己，回復自然本性。恆卦是教人始終不二，堅定德行。損卦是教人摒除私慾，以修德遠害。益卦是教人損上益下，增興福利。困卦是教人艱苦奮鬥到底，不

怨天，不尤人而少忿怒。井卦是教人辨識義理的來源。巽卦是教人順合時宜，能行使權便，當即立斷。

第八章

易之為書也，不可遠；為道也，屢遷。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，上下無常，剛柔相易，不可為曲要，唯變所適。

《易經》這部書，是一部經世致用的學問，人生不可須臾疏遠的，《易經》是以陰陽運行，互相推移變化的，故其道常常變遷，變動不拘於一爻一卦，如乾卦初九是潛龍，九二是見龍。還有陰陽六爻，外三爻為上，內三爻為下，更互變動，周流於六個爻位之間，從上位降至下位，由下位升向上位，上下沒有經常不變的爻位，陽剛陰柔，互相變易，在另一卦爻時，解釋又不同，不可固執於一種典常，唯有觀其變化的所往，才能周明其道。

其出入以度，外內使知懼，又明於憂患與故，无有師保，如臨父母。

《易經》至理，啟示我們出入進退，內外往來都要合於法度，或在外以安邊定國，匡齊天下，或在內以正心誠意修身養性，皆使我們知道戒懼謹慎，以免除災禍。同時，明瞭憂患的原因，雖無師保在旁，卻似父母在自己面前，不致有過越顛損。

初率其辭，而揆其方，既有曲常。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。

最初遵循辭義以揆度爻象和道理所在，就有經常的法則，可讓我們恪遵不二了。易學是一門經世致用的學問，不是毫無根據的空談，若非篤信易道的人，則道也不能憑虛而行的。

第九章

易之為書也，原始要終，以為質也。六爻相雜，唯其時物也。

《易經》這部書，是追原萬事萬物的始終，以成其根本的一本書，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以包括萬事萬物的要素。一卦分為六爻，雖六爻剛柔相雜不一，但只要觀察爻位，處在適當的時位，和象徵的事物，便可以決定吉凶了。

其初難知，其上易知，本末也。初辭擬之，卒成之終。若夫雜物撰德，辨是與非，則非其中爻不備。

初爻是很難了解它的涵義的，因初爻為根本，卦的形體，尚未形成。而上爻為卦末，全卦形體已經具備了，涵義自然畢露，容易領會了。聖人在擬測而系初爻的文辭時較為困難。等到初爻的文辭已定，則順此立二三四五及上爻的文辭，順爻位的次序，由下而上，全卦六爻的文辭就逐漸形成，到了上爻，不過是卦義的終結而已。至於陰陽雜陳，揆述陰陽的德性，辨別是非，不是初爻和上爻二者所能概括的，必須加上二、三、四、五中爻，互相審度觀察，它的涵義才能完備而無遺。

噫！亦要存亡吉凶，則居可知矣。知者觀其辭，則思過半矣。

啊！探存亡吉凶的大要，只要從六爻中推求，雖平居在家，也可得知道了。聰明賢達的人看看象辭，則卦義多半可知了。

二與四位，同功而異位，其善不同，二多譽，四多懼，近也。柔之為道，不利遠者，其要無咎，其用柔中也。三與五，同功而異位，三多凶，五多功，貴賤之等也。其柔危，其剛勝邪？六爻中的第二爻與第四爻，同屬於陰柔的性質，二與四互成一卦，可知道存亡吉凶的道理，它們的功用相同的，而位置不同，因此他們時位的善惡也有不同。二居下卦中遠應九五之尊，不為君王所疑，做事易奏效，故得到讚賞較多。四居上卦之下，接近五的君位，雖旦夕侍在君側，但言行必須謹慎，動輒得咎，惶恐不安，故常處在危機之中。柔順的人，自立不易，需親附於他人，所以不利於遠者，只要能夠求沒有咎害便可以了。用柔之道，要使柔順居中，不失中庸之道，方能有利。像六二以陰居陰位，處內卦之中，多能獲得吉利。六爻中的第三爻與第五爻，同屬陽剛的部位，三與五互成一卦，它們的功用是相同的，而位置是不同的。三居下卦之極，在臣下之位，故多凶害。五居上卦之

中，位君上之位，象徵高明中正，眾星拱照，故多功。這是爻位等次有尊卑貴賤之差異的關係。豈是屬於柔爻的，必定是危殆嗎？屬於陽剛的，一定優勝嗎？這要看各爻的尊卑貴賤及時位呀。並不一定陽剛就吉，陰柔就凶的。

第十章

易之為書也，廣大悉備，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兼三才而兩之，故六；六者非它也，三才之道也。道有變動，故曰爻；爻有等，故曰物；物相雜，故曰文；文不當，故吉凶生焉。

《易經》這部書，凡天道、人道、地道，無所不包，可謂廣大完備。易學以三劃，象徵天、人、地的三個位置，易理是相生相對，天有晝夜，地有水陸，人有男女，所以卦爻兩兩成列，合兩個三爻的卦而為一個六爻的卦，兼兩爻為一位，五為陽，上為陰，陰陽成象，故五與上為天位，三與四為人位，初與二為地位，為剛柔為形體。六爻而成一卦，皆是相當於三才之道而已。《易經》之道，變動不居，而周流於六位之間的奇耦兩畫，

稱之為爻。爻有剛柔大小遠近貴賤的等次，好像物類的不齊，所以稱乾為陽，稱坤為陰物。陰陽兩物交相錯雜，似青黃兩色的相兼，所以稱為文。各卦各爻，陰陽參雜，時有當與不當，於是吉凶之象，就產生了。

第十一章

易之興也，其當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邪？當文王與紂之事邪？是故其辭危。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傾，其道甚大，百物不廢。懼以終始，其要無咎，此之謂易之道也。

易學的興盛，大概在商代的末期，周文王德業方盛的時期吧？當文王和周紂王時代的事情吧？所以他所系的文辭皆含有警戒畏懼之意，常常居安思危，戒慎恐懼，必能化險為夷，操心危慮患深深地使他平安。反之，得意忘形，驕傲自恃，雖安定局勢，必遭致傾覆。因之安逸懈怠的，就使他傾覆，易學道理是如此廣大，所有事物都不能違背此原則，時時戒懼，始終不懈，其主旨在無咎，這就是易學的道理。

第十二章

夫乾，天下之至健也，德行恆易以知險。夫坤，天下之至順也，德行恆簡以知阻。

乾象是天下最剛健的，表現為剛健之處，是在於恆久而平易，且無私意，故可以明照出天下危險的事情。坤象最為柔順，其表現柔順之處，在於恆久而簡靜，故可以明察天下煩壅阻隔的原因。

能說諸心，能研諸侯之慮，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者。
易學的道理，能使身心和悅，能專精地研製所有的思慮，能斷定天下吉凶悔吝的事理，能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業。

是故，變化云為，吉事有祥，象事知器，占事未來。

所以無論天地陰陽變化，人類言行舉止，吉利的事情，必有吉祥的徵兆，觀察萬事萬物的現象，就知道各種事類的器宇或材具，尚未顯現的事機，也可以占卜而知吉凶。

天地設位，聖人成能，人謀鬼謀，百姓與能。

天尊於上，地卑於下，天地間萬事萬物，皆有它一定的法則和位置，聖人仿效之。演成《易經》的理象，使萬物各遂其生，各得其所，以成就參贊造化
的功能。聖人在做事之前，先謀於賢士，同時又卜筮於鬼神，以謀求吉凶的
道理，能如是，雖眾人也必能參與這幽明的能事了。

八卦以象告，爻象以情言，剛柔雜居，而吉凶可見矣！

八卦是以爻象告訴於人的，爻辭和彖辭，是陰陽變化的道理，和事物消長的情態而言的。
剛柔兩爻，互相錯雜周流於六位之間，他的時位也因而有當與不當，因此吉凶之徵兆，
便可以見到了。

變動以利言，吉凶以情遷。是故，愛惡相攻而吉凶生；遠近相取而悔吝生，情偽相感而利害生。凡易之情，近而不相得則凶；或害之，悔且吝。

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剛柔兩爻的變動，是為使事物趨於有利的；吉凶的推遷，是隨著情理而定的；處世合情合理，則得吉，反之，違背人情常理，則陷入凶害。所以貪愛和憎惡兩種不同的情感，互相交攻，必有得失，於是有吉凶的產生。爻位之間，有遠有近，互相感應，不得其道，而任意遠近相取的話，就會有悔恨困吝的事情，跟著產生了。事有真假虛偽，若以實情相感應，則利益源源而來，若以虛偽相感應，則禍害應運而生，今以實情和虛偽相感應，格格不入，利害的衝突便產生了。易理的情況，是使兩相接近事物，能互相交感，以生利，若近而不相交感，不相協調，必有乖違的災害而產生兇險的事情，甚至有自外來的傷害，而蒙受了後悔和困吝。

將叛者，其辭慚，中心疑者，其辭枝。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，誣善之人，其辭游，失其守者，其辭屈。

將要陰謀叛變的人，說話時神色定有慚愧的顏色；心中有疑惑的人，因心神不定，故說話毫無系統，多有分枝不清楚，像樹枝一樣的雜亂；有修養的吉利的人，言辭真善而正直，故很少說話；浮躁的人，較為輕浮，故喜歡多說話；陷害善良的人，心中不安，故言不由衷，他的說辭便浮游不定；虧待職守的人，他的言辭多屈折而不伸。

《易經·乾文言》

《文言》曰：元者，善之長也。亨者，嘉之會也。利者，義之和也。貞者，事之幹也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，嘉會足以合禮，利物足以和義，貞固足以幹事。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大曰：『乾：元、亨、利、貞。』

【白話文】

《文言》說：元，是眾善者之首。亨通，是美好的會合。有利，是義的和諧體現。正固，是做事的根本。君子以仁善作為安身立命之道，可以當世人的尊長；尋求美好的會合，就符合了禮儀規範；施惠利益於他者，就符合義；堅守正道的節操，就可以辦好事情。君子是實踐這四種美德的人，因此說：「《乾》卦象徵：元、亨、利、貞。」

初九曰：『潛龍勿用。』何謂也？

63

子曰：龍德而隱者也；不易乎世，不成乎名，遯世无悶，不見是而无悶，樂則行之，憂則違之，確乎其不可拔，潛龍也。

白話文】

初九爻辭說「龍潛伏於水中，暫時不能施展才能。」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孔子說，有像龍一樣美好品德的君子，暫時隱居收斂自我的才能。他不被世俗的價值觀所影響而改變

自我的操守，不汲汲營營於功名成就，離開俗世生活，不被世人認同也不感到苦悶，有順心的事就去實踐，有不順心的事就不去實行，這種堅定不拔的意志節操，就是潛龍所擁有的品格。

九二曰：『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』何謂也？

子曰：龍德而正中者也；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謹，閑邪存其誠，善世而不伐，德博而化。易曰：『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』君德也。

【白話文】

九二爻辭說，「龍出現在田中，利於出現大人。」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孔子說，有龍一樣美好品德而又能行中正之道的人。他平凡的言語說到做到，日常的行為謹慎有節制，

防範邪惡的言行舉止而能保有誠信，行為美好而不們誇，美好的德性廣施於眾人而能感化天下。《周易》說：「龍出現在田中，利於出現大人。」，就是說明出現了具有君主美好德行的賢人。

九三曰：『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，无咎。』何謂也？子曰：君子進德修業。忠信，所以進德也；辭立其誠，所以居業也。知至至之，可與幾也；知終終之，可與存義也。是故居上位而不驕，在下位而不憂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，雖危无咎矣。

【白話文】

九三爻辭說：「君子整個白天都健強勤勉，到了夜晚依然警惕慎行，如此就算面臨危險也能避免危害。」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孔子說，這是說明君子要增進美德，修養功業。

有忠信誠實，就可以增進美德；修飾言語立足於真摯的情感，就可以積蓄功業。知道要爭取的目標，努力去實現，這樣的人才就可以跟他討論事情發展的徵兆之理；知道什麼時候該停止，就及時停止，這樣的人才可以跟他一起保有事情發展的適宜狀態。像這樣能居高位而驕傲，居下位而不憂慮。因此能夠長久保持健強勤勉，隨時警惕慎行，即使面臨危險也能避免危害。

九四曰：『或躍在淵，无咎。』何謂也？子曰：上下无常，非為邪也；進退无恒，非離群也。君子進德修業，欲及時也，故无咎。

【白話文】

九四爻辭說：「或飛躍上進，或退居在淵，必沒有咎害。」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孔子說，君子、賢人的上升或下降是沒有常規的，並不是因為有邪念；進取或退居也是不一定的，並不是要脫離眾人。君子增進美德修養功業，是想要抓住時機及行動，所以是沒有咎害的。

九五曰：『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。』何謂也？子曰：『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；水流溼，火就燥；雲從龍，風從虎；聖人作而萬物覩；本乎天者親上，本乎地者親下，則各從其類也。』

【白話文】

九五爻辭說：「龍高飛上天，利於出現大人。」，是什麼意思呢？孔子說，這是比喻同類的聲音互相應和，相同的氣息彼此聚合；水往低溼處流，火往乾燥處燃燒；雲隨龍吟

而出，風隨虎嘯而起；聖人奮起治理天下而萬物顯明；依附於天上的就親近於上，依附於地下的就親近於下，物各隨其類而發揮各自的作用。

上九曰：『亢龍有悔。』何謂也？子曰：貴而无位，高而无民，賢人在下位而无輔；是以動而有悔也。

【白話文】

上爻辭說：「龍飛到極高，終究會有遺憾的事情發生。」，是什麼意思呢？孔子說，身居尊位卻沒有尊貴的實位，居高位卻得不到百姓的擁戴，賢人位居下位而無人輔佐，因此他一旦掉以輕心，輕舉妄動就將有遺憾的事情發生。

『潛龍勿用』，下也。『見龍在田』，時舍也。『終曰乾乾』，行事也。『或躍在淵』，自試也。『飛龍在天』，上治也。『亢龍有悔』，窮之災也。『乾元用九』，天下治也。

【白話文】

「巨龍潛伏在水中，暫不施展才用」，說明地位卑下。「巨龍出現在田裡」，說明局勢開始舒展好轉。「整日健強勤勉」，是說明想做的事情要付諸行動。「或飛躍上進，或退居在淵」，說明正在自我檢驗評估。「龍高飛上天」，說明已形成最好的政治局勢。「龍飛到極高，終究會有遺憾的事情發生。」，說明窮極必會帶來災難。「天有元始之德，用陽剛化陰柔的九數」，說明天下大治是時勢所趨的必然性。

『潛龍勿用』，陽氣潛藏。『見龍在田』，天下文明。『終曰乾乾』，與時偕行。『或躍在淵』，乾道乃革。『飛龍在天』，乃位乎天德。『亢龍有悔』，與時偕極。『乾元用九』，乃見天則。

【白話文】

「巨龍潛伏在水中，暫不施展才用」，說明陽氣潛藏時候未到。「巨龍出現在田裡」，說明世道昌明，文彩燦爛。「整日健強勤勉」，說明隨著時光前進往前發展。「或飛躍上進，或退居在淵」，說明天道變化，出現變革。「龍高飛上天」，說明陽氣旺盛高居尊位，擁有天的美德。「龍飛到極高，終究會有遺憾的事情發生。」，說明隨著時間的推展而窮盡衰退。「天有元始之德，用陽剛化陰柔的九數」，這是體現天道大自然的法則。

『乾，元』者，始而亨者也；『利，貞』者，性情也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，大矣哉！大哉乾乎！剛健中正，純粹精也；六爻發揮，旁通情也。時乘六龍，以御天也。雲行雨施，天下平也。

【白話文】

「《乾》卦象徵天：元始」，說明天的美德在創造了萬物並使之亨通；「它施惠於萬物，並使萬物正常運行。」，這是它天生就所蘊含著本性與性情。天在一開始就用美好的利益施惠澤於天下，但卻說不出所施於的恩惠，這真是太偉大了！偉大的天啊！剛勁強健，居中守正，通體純陽剛沒有雜質而精妙至極；六爻的運動變化曲盡萬物的發展情理；就

好像有規律地順著不同時節套上六條龍，駕禦大自然而馳騁健行於周天；雲雨適時的興降，而天下太平。

君子以成德為行，日可見之行也。潛之為言也，隱而未見，行而未成；是以君子弗用也。

【白話文】

君子把成就美好的德性為立身處世的目的，是每天都可以體現出來的言行舉止。所謂的「潛」，就是因為世道不好，所以隱匿而不露面，想要有所行動而時機還沒到，所以君子暫時不施展才用。

君子學以聚之，問以辯之，寬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《易》曰：『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』君德也。

【白話文】

君子能夠通過學習來累積知識，靠發問來解決不懂的事情，以寬闊的胸懷來處理事情，以心存仁愛之心來行事。《周易》說：「巨龍出現在田裡，利於出現大人」，這樣已具備了君主的美德。

九三重剛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故乾乾因其時而惕，雖危无咎矣。

【白話文】

九三是上下皆為陽剛疊成，居位不中正，上不著天，下不著地，所以要健強勤勉，隨時保持警惕，這樣即使面臨了危機也可以避免危害。

九四重剛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中不在人，故『或』之，『或』之者，疑之也，故无咎。

【白話文】

九四為多動陽剛重疊而成，居位不中不正，上不著於天，下不著於地，中又不處在人所宜居的地方，所以這時行事必須要強調「或」。強調「或」的意思，就是說明行事要心懷憂懼多方審慎評估，這樣才能避免危害。

夫『大人』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。天且弗違，而況於人乎？況於鬼神乎？

【白話文】

九五爻所說的「大人」，他的美好道德像天地一樣承載萬物，他的聖明就像日月一樣廣照大地，他的施政像四時那樣有序，他察知吉凶就好像鬼神一樣神斷。他在先象頤兆未明朗之前就採取行動，而不違天道；在順承天意之後再採取行動，也能恭敬的順合天的規律。既然都可以與天道相契合，更何況人道？何況鬼神呢？

『亢』之為言也，知進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喪。其惟聖人乎！知進退存亡，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聖人乎！

【白話文】上九爻辭所說的「亢」，是說明只知一味的求進取，而不知及時引退；只知眼前的生存，而不知終將會面臨危亡；只知眼前所獲得，而不知所得必將失去。大概只有聖人有這樣的知慧吧！知道進退存亡的道理，行為不偏理正道的，大概只有聖人可以辦到吧！

《易經·坤文言》

76

《文言》曰：坤至柔而動也剛，至靜而德方。後得主而有常，含萬物而化光。坤道其順乎？承天而時行。

《文言》說：大地非常婉曲柔順，但變動時卻表現的非常剛強，非常寧靜但柔美之德卻廣播四方。跟隨人後，以別人為主，長久保持柔順之德，包容一切，含蘊萬物而煥發無

美光芒。大地所體現出來的規律是多麼的柔順啊！它順承天的意念，順著四明而運行得當。

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。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矣！由辯之不早辯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履霜，堅冰至。」，蓋言順也。

77

累積善行的人，必然會留下許多的福慶；累積惡行的人，必然會留下許多的禍殃。臣子弑殺君主，兒子弑殺父親，不是突然之間就發生的，這是一個逐漸累積的過程！其中的關鍵就在於有沒有早日辨明真相。《周易》說：「踩在冰霜上，意味著堅冰就要凝成。」，大概就是在說明邪惡的事情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。

『直』其正也，『方』其義也。君子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，敬義立而德不孤。「直，方，大，不習無不利」，則不疑其所行也。

「直」是說明品性端正，「方」是說明行為合適。君子恭敬不苟於是使內心正直，行為合宜使外物端方。做到誠敬不苟，行為合宜，就能使美德廣為流傳而不被孤立。「正直、端方、宏大，不學習也未必不獲利。」，說明美德充沛，一切行為都不必疑慮。

78

陰雖有美，含之以從王事，弗敢成也。地道也，妻道也，臣道也。

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。

陰柔在下者即使有美德，也要含藏不露而用來輔佐君王的事業，而不敢把功勞歸於自己。這是地順天的道理，妻從夫之理，臣忠於君之理。地順天之理是說成功不歸己有，而是替天效勞、侍奉至終。

天地變化，草木蕃。天地閉，賢人隱。《易》曰：『括囊，無咎，無譽。』蓋言謹也。

79

天地運行轉變，草木繁衍茂盛；天地閉塞昏闇，賢人退避隱居。《周易》說：「束緊口袋，沒有害處也沒有稱譽。」，大概說的就是謹言慎行的道理吧！

君子黃中通理，正位居體，美在其中，而暢於四支，發於事業：美之至也。

君子修美品德於內而通達事理於外，身居正確的位置，美好的才氣與品德蘊存於內心，暢流於四肢，發揮於事業：這真是太完美了！

陰疑於陽必戰。為其嫌於無陽也，故稱『龍』焉。猶未離其類也，故稱血焉。夫玄黃者，天地之雜也：天玄而地黃。

陰氣凝於陽氣必然會發生相互交合的情形。作《易》者怕讀者疑惑於《坤》卦沒有陽爻，所以在爻辭中稱「龍」代表陽；又因為陰不曾離失其匹配者陽，所以在爻辭中稱「血」代表陰陽交合。至於血的顏色為青黃相雜，這是說明天地陰陽的血交互混和：天為青色，地為黃色。

《說卦傳》

昔者聖人之作易也，幽贊於神明而生蓍，參天兩地而倚數，觀變於陰陽而立卦，發揮於剛柔而生爻。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。

昔者聖人之作易也，將以順性命之理，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

立地之道曰柔與剛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，兼三才而兩之，故易六畫而成卦。

分陰分陽，迭用柔剛，故易六位而成章。

天地定位，山澤通氣，雷風相薄，水火不相射，八卦相錯，數往者順，知來者逆，是故易逆數也。

雷以動之，風以散之，雨以潤之，日以烜之，艮以止之，兌以說之，乾以君之，坤以藏之。

帝出乎震，齊乎巽，相見乎離，致役乎坤，說言乎兌，戰乎乾，勞乎坎，成言乎艮。萬物出乎震，震，東方也。齊乎巽，巽，東南也。齊也者，言萬物之絜齊也。

離也者，明也。萬物皆相見，南方之卦也。

聖人南面而聽天下，嚮明而治，蓋取諸此也。

坤也者，地也。萬物皆致養焉，故曰致役乎坤。

兌，正秋也，萬物之所說也，故曰說言乎兌。戰乎乾，

乾，西北之卦也，言陰陽相薄也。

坎者，水也，正北方之卦也，勞卦也，萬物之所歸也，故曰勞乎坎。艮，東北之卦也，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，故曰成言乎艮。

神也者，妙萬物而為言者也。動萬物者，莫疾乎雷。

撓萬物者，莫疾乎風。燥萬物者，莫熯乎火。

說萬物者，莫說乎澤。潤萬物者，莫潤乎水。

終萬物始萬物者，莫盛乎艮。

故水火相逮，雷風不相悖，山澤通氣，然後能變化，既成萬物也。

乾健也，坤順也，震動也，巽入也，坎陷也，離麗也，艮止也，兌說也。

乾為馬，坤為牛，震為龍，巽為雞，坎為豕，離為雉，艮為狗，兌為羊。

乾為首，坤為腹，震為足，巽為股，坎為耳，離為目，艮為手，兌為口。

乾，天也，故稱乎父。坤，地也，故稱乎母。

震，一索而得男，故謂之長男。巽，一索而得女，故謂之長女。坎，再索而得男，故謂之中男。離，再索而得女，故謂之中女。艮，三索而得男，故謂之少男。兌，三索而得女，故謂之少女。

乾為天，為園，為君，為父，為玉，為金，為寒，為冰，為大赤，為良馬，為老馬，為瘠馬，為駁馬，為木果。

坤為地，為母，為布，為釜，為吝嗇，為均，為子母牛，為大輿，為文，為眾，為柄，其於地也為黑。

震為雷，為龍，為玄黃，為粵，為大塗，為長子，為決躁，為蒼筤竹，為萑葦。其於馬也，為善鳴，為馵足，為作足，為的顙。其於稼也，為反生。其究為健，為蕃鮮。

巽為木，為風，為長女，為繩直，為工，為白，為長，為高，為進退，為不果，為臭。其於人也，為寡髮，為廣顙，為多白眼，為近利市三倍。其究為躁卦。

坎為水，為溝瀆，為隱伏，為矯輮，為弓輪。其於人也，為加憂，為心病，為耳痛，為血卦，為赤。其於馬也，為美脊，為亟心，為下首，為薄蹄，為曳。其於輿也，為多眚，為通，為月，為盜。其於木也，為堅多心。

離為火，為日，為電，為中女，為甲冑，為戈兵。其於人也，為大腹，為乾卦。為鰲，為蟹，為贏，為蚌，為龜。其於木也，為科上槁。

艮為山，為徑路，為小石，為門闕，為果蓏，為閨寺，為指，為狗，為鼠，為黔喙之屬。其於木也，為堅多節。

兌為澤，為少女，為巫，為口舌，為毀折，為附決。其於地也，為剛鹵，為妾，為羊。

《序卦傳上篇》

有天地，然後萬物生焉，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，故受之以屯。屯者，盈也。屯者，物之始生也。物生必蒙，故受之以蒙。蒙者，物之稚也。物不可不養也，故受之以需。需者，飲食之道也。飲食必有訟，故受之以訟。

訟必有眾起，故受之以師。

師者，眾也。眾必有所比，故受之以比。比者，比也。比必有所畜，故受之以小畜。物畜然後有禮，故受之以履。

履而泰，然後安，故受之以泰。泰者，通也。

物不可以終通，故受之以否。

物不可以終否，故受之以同人。

與人同者，物必歸焉，故受之以大有。

有大者不可以盈，故受之以謙。有大而能謙必豫，故受之以豫。

豫必有隨，故受之以隨。以喜隨人者必有事，故受之以蠱。

蠱者，事也。有事而後可大，故受之以臨。臨者，大也，物大

然後可觀，故受之以觀。可觀而後有所合，故受之以噬嗑。

噬者，合也，物不可以苟合而已，故受之以賁。

賁者，飾也。至飾然後亨則盡矣，故受之以剝。

剝者，剝也。物不可以終盡，剝窮上反下，故受之以復。

復則不妄矣，故受之以无妄。有无妄然後可畜，故受之以大畜。物畜然後可養，故受之以頤。頤者，養也。不養則不可動，故受之以大過。物不可以終過，故受之以坎。坎者，陷也。陷必有所麗，故受之以離。離者，麗也。

《序卦傳下篇》

有天地，然後有萬物；有萬物，然後有男女；有男女，然後有夫婦；有夫婦，然後有父子；有父子，然後有君臣；有君臣，然後有上下，有上下，然後禮義有所錯。夫婦之道，不可以不久也，故受之以恆。恆者，久也。物不可以久居其所，故受之以遯。遯者，退也。物不可以終遯，故受之以大壯。

物不可以終壯，故受之以晉。晉者，進也。進必有所傷，故受之以明夷。夷者，傷也。

傷於外者必反於家，故受之以家人。

家道窮必乖，故受之以睽。睽者，乖也。

乖必有難，故受之以蹇。蹇者，難也。物不可以終難，故受之以解。解者，緩也。緩必有所失，故受之以損。

損而不已必益，故受之以益。益而不已必決，故受之以夬。夬者，決也。決必有遇，故受之以姤。

姤者，遇也。物相遇而後聚，故受之以萃。

萃者，聚也。聚而上者謂之升，故受之以升。

升而不已必困，故受之以困。困乎上者必反下，故受之以井。

井道不可不革，故受之以革。革物者莫若鼎，故受之以鼎。

主器者莫若長子，故受之以震。

震者，動也。物不可以終動，止之，故受之以艮。

艮者，止也。物不可以終止，故受之以漸。漸者，進也。進必有所歸，故受之以歸妹。得其所歸者必大，故受之以豐。豐者，大也。窮大者必失其居，故受之以旅。旅而无所容，故受之以巽。巽者，入也。入而後說之，故受之以兌。兌者，說也。說而後散之，故受之以渙。渙者，離也。物不可以終離，故受之以節。節而信之，故受之以中孚。有其信者必行之，故受之以小過。有過物者必濟，故受之以既濟。物不可窮也，故受之以未濟終焉。

《雜卦傳》

乾剛坤柔，比樂師憂。臨觀之義，或與或求。

屯，見而不失其居。蒙雜而著。

震，起也。艮，止也。損益，盛衰之始也。

大畜，時也。无妄，災也。萃聚而升不來也，謙輕而豫怠也。噬嗑，食也。賁，无色也。兌見而巽伏也。隨，无故也。蠱則飭也。剝，爛也。復，反也。晉，晝也。明夷，誅也。井通而困相遇也。咸，速也。恒，久也。渙，離也。節，止也。解，緩也。蹇，難也。睽，外也。家人，內也。否泰，反其類也。

大壯則止，遯則退也。大有，眾也。同人，親也。

革，去故也。鼎，取新也。小過，過也。中孚，信也。

豐，多故也。親寡，旅也。離上而坎下也。

小畜，寡也。履，不處也。需，不進也。訟，不親也。

大過，顛也。姤，遇也，柔遇剛也。漸，女歸待男行也。

頤，養正也。既濟，定也。

歸妹，女之終也。未濟，男之窮也。
夬，決也，剛決柔也。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憂也。